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34期

2009年6月4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日本外交的回顾与展望

日本防卫大学校长 五百旗头真

【编者按】2009年6月2日，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教授访问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并以“日本外交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了演讲。征得本人同意，现将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摘要刊出。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的时期，将会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担当起更加重要的角色。由西方文明，或者说美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我想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探讨日本在过去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未来将会发挥的更大的作用。

一、日本在二战之前的成功与失败

日本在历史和文化上主要受惠于两个国家，一个是唐代中国，另一个是天竺印度。但是到了19世纪，美国军舰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已经被西方控制，处于亚洲之隅的小国日本似乎也不能幸免。但是日本最终颠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惟一抵挡住西方国家的进攻、并最终成为能与之并驾齐驱的非西方国家。

日本是如何抵抗西方，并且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依靠武士的传统，坚强地抵抗西方，在抵抗的过程中追求自身的独立。第二，日本竭尽全力推迟西方对它的统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努力学习西方成功的



经验。将两种方法组合在一起，日本赢得了自身的独立并取得了成功。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一个国家面对外来威胁时可以采取两种应对方式。“奋锐党人”（Zealot）认为应该以坚定的决心来抵抗外来侵略。当年，强大的罗马军队攻打以色列犹太人时，犹太人在死海中的山包上建立要塞，拼命抵抗外敌。三年后，罗马军队攻克了要塞，965位“奋锐党人”拒绝投降，最终集体自杀。日本也有类似的集团。在西方列强意图统治日本时，“攘夷派”提出彻底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主张。与“奋锐党人”不同，“希律党人”（Herodian）考虑到外国势力的强大，倾向于采取妥协的办法渡过危机，主张先开放自己，学习罗马的先进文明，最后实现克敌制胜。他们以犹太人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为由，说服罗马采取间接的统治方式。日本明治政府学习了“希律党人”的做法，提出开国政策，即通过开放自己的国家，向国外学习，然后渡过危机。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到来之后，日本政府为何能够很快地应对危机？我认为这与日本在历史上向中国学习是密不可分的。公元663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合军队打败了日本军队，日本政府担心受到进一步的侵略，在九州及濑户内海一带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不过，因为朝鲜半岛当时形势复杂，唐朝后来并没有攻击日本。日本获得了喘息之机，在这段时期大量向唐朝学习。这场战争50年之后，日本按照唐朝首都的模式，建立了新的首都平城京（奈良）。这50年正好是日本提升其古代文明的时期。

在19世纪西方文明到来之时，日本也以同样的方式赢得了自立。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舰队来到日本。50年以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与古代一样，日本依靠50年的开放和学习，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场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刺激并推动了中国、韩国、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

但是在1930年代，日本也使世界进入了黑暗时期。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小说《蜘蛛丝》中，描述了恶人如何拒绝与别人分享可以脱离地狱苦海的“蜘蛛丝”，最终导致了自身毁灭的故事。与之相似，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后却并没有促进亚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而发动了对东亚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并与世界的主要国家为敌，最终战败，国家被占领。

二、二战之后日本的巨大变化

日本在1945年之后吸取了战败的教训。明治政府曾经提出“富国强兵”的政策，而吉田茂则提出“富国而不强兵”的发展战略。在此之后，日本在196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日本在技术革新方面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动机的研发、节能机器的生产和脱硫技术的开发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在达到富裕的同时，日本社会并没有出现经济上的贫富差距问题。我认为其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存在非常高的累进税制。政



府采取了“劫富济贫”的政策，把富人的钱重新分配给其他人。司马辽太郎和松下幸之助都曾告诉我，他们财富的四分之三都作为累进税税金上缴给了国家。第二是“春斗”。每年日本的企业管理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在春天的时候都要就薪酬情况进行谈判，双方一般会在谈判破裂之前就薪酬的提升比率达成协议，从而避免发生罢工，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也由此达成平衡。第三个原因在于自民党，因为该党的主要支持基础在农村，一般会制定政策使利益向农村倾斜，限制了城乡差距的扩大。总之，这种收入上的均等成为日本战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战后日本的另一个巨大变化在于支持亚洲国家的发展。1977年，福田赳夫首相访问东盟时提出“福田主义”的主张，他表示，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要和亚洲国家发展“心心相印”的友好信赖关系。他提出，日本要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在“福田主义”发表之后的三年内，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翻了一番，五年后又增加了一倍。

日本不仅支持东南亚的发展，对中国也进行了大力的支持。1979年大平首相提出要支援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后双方签署了相关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主要是由于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时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同时，大平首相也考虑到日本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考虑到日中实现和解与两国关系未来的重要性。包括中曾根和竹下登在内的日本各届首相都积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路线。应该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路线之后，第一个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就是日本。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感到非常自豪。

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也为东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和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战后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发展的作用更是超过了ODA。总之，日本在战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明治时期的发展，因为日本对东亚经济与和平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21世纪的日中关系和日本外交的方向

中国今后将在亚洲和世界扮演何种角色是人类史上极为重要的课题。在2008年之前的五年间，我参与了“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活动，2005年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总有中方委员指责日本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包括我在内的日方委员完全承认过去的那场战争是错误的战争，但是我们也感觉到，这场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50年，历史无法改变，我们为何不更多地谈一谈战后的问题。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制裁只持续了一年的时间，日本还向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提出建议，希望尽早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小渊惠三首相也热心地帮助中国，并和克林顿总统商量，积极



引导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认为中国应该对日本战后好的一面进行积极的评价，而日本则应该对战争进行道歉。但是当时由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方的朋友不肯听取我的建议。不过，安倍晋三首相与胡锦涛主席恢复了日中首脑间的会谈，胡锦涛主席向安倍首相表示要积极评价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温家宝总理也表示感谢日本在战后对中国的经济支持。最令我高兴的是，福田康夫首相与中国建立了非常巩固的友好关系，他在首相任期内使日中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我认为，21 世纪的日本外交面临两个最重要的议题，即维持日美同盟和发展日中协商关系。“协商”主要就是指不同的国家应该基于共同的利益实现互相合作，互相支持，从而建立协作的关系。在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已经开始转变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模式，致力于扩大内需，在公共投资上表现出旺盛的热情。这种经济调整政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经济都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我由衷希望中国通过这次克服经济危机，能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担当起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崛起的基数和规模远远超过 19 世纪的德国和日本，中国在未来选择何种道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力量 and 影响越来越强大，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得非常灵活和稳健。但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导人认为，强大的德国应该依靠力量打破秩序，此后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同样兴起于 19 世纪的美国当时主要专心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对国际问题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但是到了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已经无法维护世界秩序，美国在英国的请求之下，出来维护世界秩序，成为 20 世纪最强大的国家。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像德国和日本那样，而应该在美国和日本的请求下共同应对世界和区域内的重大问题，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因此，我个人建议，建立日美中三国首脑会谈机制。对于这种机制，中国可能会因为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而担心受到孤立；日本也有很多人担心美国和中国会借之打压日本；而在美国，则有人担心亚洲建立排除美国的共同体。我认为大家都应该超越这些负面的心理。构建这种三国首脑定期协商机制，将对 21 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也将为人类指明构建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方向。

今天在座的都是中国知识界的领袖，我想在这里恳切地希望大家能够自觉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将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请各位对未来文明的发展作出明智的判断。

(胡菁菁 整理)

编辑：胡菁菁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电话：86-10-62756530

邮编：100871

传真：86-10-62759302